



遊記

世界一週

(續)

孫衛

海洋洲風光

從奧克蘭到美國舊金山，中途要在南太平洋的兩個島嶼上停留。第一個是飛枝群島的最大島，維第勞霧島的南底國際機場，這裡去奧克蘭已一千三百二十五英里，漸近赤道，已經是熱帶的氣候。第一個發現飛枝群島的白種人爲愛伯爾塔斯瑪，時爲一六四三年，也已三百餘年了，對白種人來說，塔斯瑪對南太平洋和大洋洲的開發很有功勞，所以至今紐西蘭與澳洲之間的海稱作塔斯瑪海，紐西蘭南島最大的海灣也稱作塔斯瑪灣，連紐西蘭的航空公司都定名爲塔斯瑪尼亞帝國航空公司。

一八七四年飛枝群島土著的酋長們同意將三百個島嶼組成的飛枝島歸併爲大英帝國的屬島。從此這一群島嶼成爲澳洲和北美洲空中交通的重站，也成爲大洋洲許多群島的交通樞紐，由飛機或者航運可以到達社會群島的大溪地，通加群島的通加，薩摩亞群島和新喀林多尼亞群島。

這個群島是西南太平洋上很美麗的島嶼，長滿了熱帶的植物，出產椰子、鳳梨、米和糖，三十萬人口中有着土著的黝黑的飛枝人、印度人、華僑，以及鄰

近許多群島上移居過來的土人。我們所乘的飛機於下午六時半飛離奧克蘭，於午夜到達南底機場，在此休息四十分鐘。雖然是深夜，天氣仍然很炎熱，我們的春大衣和羊毛衫已經變成了累贅，同機有些女士們的皮裘更顯得不合時宜。可是這僅僅是幾個小時的飛行，我們都已換了一個季節，一個世界。

飛機場的侍者大概都是飛枝的土著他們面孔黑黑的，衣著整潔而可笑，白色卡機布的上裝和白色卡機布的裙，像是熱帶的蘇格蘭服裝。這既不是白種人的式樣更不是土著的衣裳，大概這就是盎格魯撒克遜人區別文化程度和種族的一種方式。他們替每一個落後附庸的民族設計一種衣冠，使他們以有獨特的衣冠而感到驕傲，使盎格魯撒克遜人因能替他人產生文化而感到更值得驕傲。

經過一夜飛行，我們於當天的清晨到達了檀香山，踏上了世界第一強國，自由世界的燈塔，北美合衆國的大門。但因爲穿過了赤道，天雖然亮了，我們却仍舊過着在來時的那一天。我國古語形容交通的迅速說是朝發夕至，近代科學的進步却變成了夕發朝至，豈不是很有趣味的事。

檀香山是舊時中國華僑到美國金山淘金的必經之路，我們只知道檀香山的英文名字是火奴魯魯，只知道夏威夷群島是檀香山的所在地，但恐怕有很多人忽略了檀香山並不是一個島名而是位置在這個群島最大的歐胡島上的首府。珍珠港便在島上檀香山的西邊。這裡距飛枝群島的南底機場又已三千一百六十三英里，去美國西岸的舊金山却還有二千三百九十五英里。

提到檀香山，大家自會想像到碧海青天之間配着成群高聳的棕櫚樹，穿着草裙鬢邊揮着鮮茉莉花的美麗的土著女郎，以及晚間處處可以聽到的伴着吉他的歌聲，這個太平洋上四時如夏的人間天堂，是遊歷的勝地。太平洋上遊客聚集的中心是檀香山，檀香山遊客聚集的中心則是威奇奇海灘，所有旅舍都集中在這個區域，女性遊客無論老幼，都穿起夏威夷拖曳及地的長袍或是西式短褲，男子們大都穿上色彩圖案鮮明的夏威夷衫和短褲，在整齊清潔窗，陳列滿高貴的遊客所需要的一切事物的人行道上慢步。馬路並不寬廣，當遊客從斑馬線橫過街道時，最新式的豪華敞蓬汽車也只好耐心的停下來等候他們徐步過去。好像衣著隨意的斑馬線上的行人比豪華的汽車更豪闊，更值得敬重。反正大家都是來旅行的，樂得有禮貌些，讓步行者先行。

但我們却並不是來這裡遊歷的。我們的目的是訪問二位已經移住在這裡數代的同胞，順便接洽一項外銷的業務，同時參觀一個啤酒廠，這個啤酒廠採用鋁

餅製罐裝啤酒，他們向鋁廠購買像銀圓大一點的鋁餅，在工場內壓成鋁罐立即用以裝啤酒。利用鋁罐包裝啤酒在美國也才是最近二年內的事，因爲設備的關係在美國也尚未普遍採用。但鋁罐用完以後仍有再利用的價值，罐頭啤酒攜帶起來非常方便，臺灣已有鋁廠，使用鋁罐是值得考慮的事。

順便我們又參觀了一所規模並不大，但是採用機器印刷並製造透明紙袋的工廠，是屬於美國一所最大的紙業公司聖雷吉士公司的。以及華裔鄭帝有先生所主持的食品工廠，這個工廠的主要產品是油炸馬鈴薯片，從馬鈴薯的洗滌、切片、油炸、滴油，到秤取一定的分量，包裝在漂亮的透明紙袋裡爲止，都是連續式的機器，而且都是不銹鋼製成的。因此，不但清潔衛生而且整齊漂亮。可是用不銹鋼製造機器來炸馬鈴薯片，在許多其他的國家裡真又要變成不可想像的事了。他們怎能負擔得起購買不銹鋼機器所需的外匯和高利貸利息，而且又是爲了什麼呢？難道是爲了執行政府食品衛生的法令和減輕工人工作的疲勞。從工廠的設備來看，也只有工業真正發達的國家，才能從多方面提高人權。換句話來說，只有真正雙手萬能的民族，才能真正享受到人生。

歐胡島巡禮

我們到達檀香山是星期六的早晨，第二天便是星期日，因此，我們仍有觀光檀島風光的機會，何況，

我們又有幾位熱心的地主爲我們安排一切。

華裔鄭帝有先生是已退役的第二次大戰時美國海軍軍官，他身材並不高大，可是，雖然五十歲了，行動和性情只像四十多點。他是生長在檀香山的，雖然不會說國語，但說英語時的口音總令人感到他仍是中國人。他駕車陪我們到各處走，在飛機場，他來迎接我們，穿着一件白細布的夏威夷衫，背上印着一個英文字「沸烈斯多」和舊的黃卡曠布長褲，面孔黑黑的，起初我還以爲他是什麼旅行社接客的人或車行的司機。後來才知道「沸烈斯多」便是他們炸馬鈴薯片的商標名稱。

我們穿過檀香山的鑽石頂，順着公路，到後島去觀光，有些人把汽車停在比較冷靜的海濱，可以住幾天才回市區去，每天去海濱游泳，晚上便睡在汽車裡。我們也憑弔過太平洋國家軍人紀念公墓，這裡也是一塊高原，安睡着當年在太平洋上爲公理和奮鬥，叱吒風雲的數千英勇健兒。青天無雲，微風徐拂，在這幽靜而美麗的所在，他們已盡了最高的職責而獲得真正的休息。從公墓前的高台上一面可以看到檀香山市區的風景，一面又可遠遠看到珍珠灣上的軍艦。在十九年前，窮兵黷武的日本軍人作了一次最不出名的偷襲。至今尚沉沒在灣內的美海軍阿里桑那和猶達號旗艦的殘骸內，尚分別葬有一千一百零二位和五十九位英雄的壯軀。可惜我們沒有機緣去在靠近點的地方行一個敬禮。

婆，她們的表演也一樣能獲得熱烈的掌聲。

在這裡可以有牛奶、咖啡、冰淇淋、熱狗、煎餅，隨意購食，都用紙杯紙盤，吃完了便投在垃圾桶內，無需侍者伺候，自然價格也就很低了。所以來這裡的幾乎全是年青人，中年以外的就很少了，尤其花了錢便更有人伺候，慢了就要冒火的我們中國人，總覺得有點不對勁。幸好站在冰淇淋和煎餅櫃台前都是如花解語，工鬢善笑的妙齡少女，既然秀色可餐，也就顯不得犧牲上國的尊嚴了。

檀香山街頭的夜色是旖旎的，有藝術家在街頭替行人畫像，一個胖胖的婦人牽着小獼猴替他收錢。馬路邊停着車輛出售紀念品。和用茉莉花瓣新串起來的鮮花圈，店舖雖然打烊了，櫺窗裡的燈火仍舊通明。街頭的行人都忙着到那個地方消遣這美麗的夜晚——海濱、公園、飯館、舞場或者影院。

除掉國際市場的烤香腸夾麵包，意大利甜煎餅而外，我們並會欣賞了一家垂柳飯店道地的夏威夷菜。飯店的建築是夏威夷式的，竹木和葦草建成的亭榭，對着一個小池塘，池塘的四週種滿了垂柳。到這裡來嘗試夏威夷菜的遊客很多，像是一個有名的去處，因此，坐客常滿。可是夏威夷菜是相當的簡單的，他們的主食是芋，用芋製成的糊念作餅，微酸而不鹹不甜，另外用芋葉包起來蒸熟的鷄，大概便算名菜了。

威奇奇海灘的菜館很多，從平民化的到豪華的都有，我們到了一家以烤牛肉著名的「肉林」飯店，這

檀香山有很多的名勝，很多的風景，例如動物園、植物園、歸王宮，以及博物館水族館，從飛機場進入市區，很容易看到一隻極大的鳳梨立在空中，這是鳳梨罐頭廠的水塔，也是鳳梨罐頭廠的標誌。鳳梨工廠是歡迎遊客參觀的，可惜我們沒有足夠的時間。

我們住在白砂旅舍內，這是一個小旅舍，是一座三層樓的建築，沒有電梯，沒有餐廳，也沒有制服的司閘，在一條很清靜的短街上，距離海灘並不遠。但是，房間內却很舒適，而且設有電爐和冰箱，準備了櫥房的用具可以自己從事炊膳。有一個小小的平臺，碧綠的芭蕉葉直伸到平臺上來。坐在平臺上，可以領略夏威夷的朝露和晚涼。可惜我們沒有機會利用電竈，唯一的只有在早晚燒一壺開水，泡上一杯從臺灣帶來的茉莉香片茶，從茶香中體念起已相隔萬里的故鄉和親人。

國際市集，離白砂旅舍很近，這像一座小小的公園，有草地樹木，但主要的是簡單的平房建築，出售各種紀念品、古董、衣物和食品的小店，倒有點像從前上海南市的城隍廟。裡面有個露天廣場，排滿了長椅，前面有一座木桿和葦草架成的簡陋戲台。晚間，在這裡免費的招待遊客參觀著名的草裙舞並欣賞夏威夷的音樂。美麗年青的夏威夷女郎穿着草裙，赤着双脚，項間挂着花圈，披着長髮，隨着吉他和歌聲，扭動着腰肢，招來滿園的遊客，表演節目中也有十二、三歲的小姑娘和已過中年，體重在二百磅以外的肥

飯店的號召力是全烤牛肉，專車接送。不管你的食量多大每客三元。在進門處一座長長的臺子上陳列滿各色的蔬菜、豆類、玉蜀黍、和炸鷄，色香俱佳，已够令人垂涎。在一端放着半邊烤熟了的牛，一位胖大的夏威夷老婦替你割下你所喜歡的肉，半生的，全熟的隨你的選擇。這裡也是要訂座的，在你的坐位上，每位有一個像車輪型狀的大磁盤。你自己去拿菜，隨便多少，一次不够再一次。那牛肉實在鮮嫩，我們不禁都過量了。對着炸鷄只有望而興歎，忍痛犧牲。來這裡的，很多是全家福，携兒帶女的。聽說這幾天正好學校舉行畢業典禮，所以好多好心的父母，爲了慶祝心愛的子女和他們要好的同學的畢業，特別這裡來犒賞一番，且又惠而不費。

東方西方人種的滙合

檀香山有着各色人種，中國人、日本人、韓國人都很多。我們可以說這裡是東方人在太平洋上的樂園，也可以說黃海的潮頭一直波及到這裡。在這裡的年青中國人已經是卜居在此的第三代。祖父到這裡來墾荒，父親已經家成業就輪到第三代可以享受一個安定國家裡的安定生活了。

我們很親切的被招待到另一位華裔阮先生的家中去，阮太太和鄭帝有太太是兩姊妹，阮先生正在臺灣還沒有回來。阮先生的家是一座美國新的郊區式平屋住宅，大的客廳和書房連在一齊，院子裡有自己的游

泳池，車房裡有着二輛一九六〇的汽車。家中備有一切近代化的設備，這兩位太太都有着中華南國兒女爽朗的氣質。

很快的她們便把話題拉到自己將成年的兒女身上，中國人天生是勤儉刻苦的，在威奇奇海灘卡拉瓜安大道轉角一間黃姓僑裔兄弟所開的雜貨店，終年不休業，新年節日也如此，只有在老太太逝世和出殯那天除外，這已成爲檀香山的佳話。可是下一代就不同了，很年青的孩子們就要找異性的朋友，要戀愛不愛讀書，阮太太的大小姐還真是大小孩，可是已經戀愛結婚了，丈夫是一個韓裔。他們絲毫不擔心自己的出路和生活，上一代爲了憐愛孩子，只好替他們負起責任來，替東床快婿去鄭先生的工廠裡找一份工作。當我們在客廳裡談話時，阮大小姐正很親蜜的去游泳池那邊樹下草地上，把一塊糖放在她丈夫那個韓國男孩的嘴巴裡。而鄭太太的小姐也帶着她的男友來了，卿卿我的兩人從冰箱裡找出東西來吃。

至於日本人的第三代，却仍舊維持努力勤儉的生活方式，我們曾在公路旁一家日裔所開設的蔬菜水菓店買些零食，這是星期日，年青的日本姑娘仍忙碌的幫著母親照顧店務。兩位太太都慨歎於下一代的安於逸樂，却又不能擺脫中國傳統對子女的慈愛。另一方面則又不斷羨慕日本二世們的工作精神和運動精神，她們說日本孩子一年到頭都到海濱認真的游泳，中國孩子只關心玩。不但如此，在已聞名世界，有着極大的停車場的阿拉蒙娜中心的極大的百貨店裡，有六半

的夏威夷衫是日本製造或是極顯明的日本式的圖案。也許二位太太的感慨只是一種過份的小心，或者中國人固有的謙虛態度。在這四季如春，新成爲美國的州區，前途正如這島上任何鮮花一樣燦爛的檀香山，拿中國的老話來講，是不愁孩子們挨餓挨凍的，檀香山一位歷史較淺的市民，七十八歲的美國工業大亨亨利凱塞，自一九五一年以來，已經投資了五千萬美金興建醫院旅舍，工廠和住宅。他的初步計劃的完成，投資總額將爲三億五千萬美金。只要有人投資，只要有人來遊歷，那怕沒有就業的機會。至於對事業的看法，和社會的貢獻，那是要一個人完全成熟以後才能完全瞭解的。也恐怕只有快八十歲的凱塞老先生才這樣肯起勁的建設這個名勝所在。

我們能體會到二位母親對子女的愛，也像全世界其他許多中國人對子女的期望，她們要子女們早些成熟的，不只是身體和愛情，還有他們的頭腦，難道有着五千年文化歷史的中華民族便只能跟在人家後面，坐享其成，享受他人的努力成果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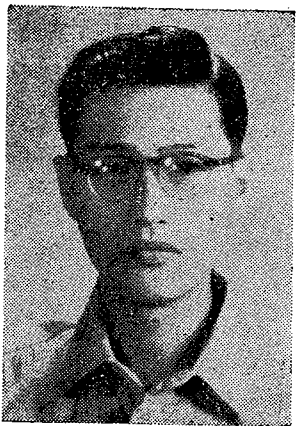
(待續)

特別啓事

二月份聯誼晚會，由基隆港務局、股臺公司、招商局、民航公司、金屬礦業公司、華青工程公司、永固造漆廠各單位同學主辦，並由徐學長人壽爲召集人，已開始籌備，擬定新春期間舉行平劇公演晚會，屆時再行通知。

四十九年度獎學金得獎學生自傳

甲 交通大學電子研究所



黃志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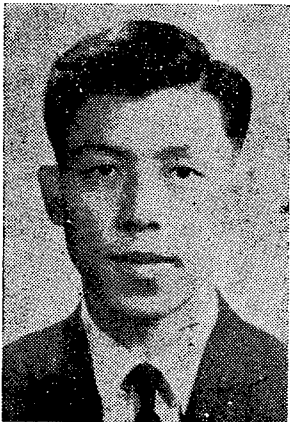
我
世居雲林
縣東勢，
這是個濱
海小鎮，
居民十九
務農。我
的曾祖父
和祖父都

是耕農爲生的，我父親曾有一度出任公職，但對農事亦未嘗稍懈。因此在我們的「家史」上，雖然沒有什麼值得引爲炫耀的事蹟，却也過得很自在。我有五位弟妹除一位已出嫁的妹妹外，都負笈他鄉。

我幼時遲遲學語，也許是天性的關係。直到現在，還是不善詞令，也不大好動。我從小學就喜歡數理方面的功課，課餘常投身在大自然的懷抱裏，像這樣既有書本爲良師，又有大自然爲益友，所以拙言如我，一點也不覺得寂寞或孤獨。不過也有一件令我感到難以遺忘的事，在我上初中的三年間，因爲家庭離學校很遠，每天必須費去兩個鐘頭以上搭車通學，因不慣于通學生活，就在學校附近租了房子，自行炊食。

生活雖是清苦，却也嘗到炊食的樂趣。

高中畢業那年，僥倖地考上我所希望的台大電機系，當時選讀電力，其間偶而涉獵有關電子方面的書籍，覺得很有興趣，便立志研究電子，四十八年夏天，考進交大電子研究所，至今一年有餘。此後願本着初衷，繼續從事研究，以期報答師長的期望和國家的栽培。



孫 晁

我
民國二十
一年十月
生於新竹
，家境平
平，不苦
不寬裕，
有三兄、
一姐、一

妹。自小和小妹分受家人疼愛，萬事如意，除在二次大戰末期受空襲轟炸，房屋崩毀，家人分批疏散，過了一段艱苦不人的生活外，其他日子都過得平靜。初中一年級時光復，開始接受祖國的教育，學業上一一直順利，但是中學六年國文沒有得到好的根底，